

資治通鑑

冊
癸

古漢集

卷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

一柔兆涒灘一年

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原既又

之故國號爲晉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諱敬瑭姓石氏其父梟捩雞本出於夷自朱邪入居陰山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五代會要曰晉既得天下祖衛大夫石碏

天福元年

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卽位

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

府

吳命徐知誥爲大元帥見上卷上年冬十月

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

及鹽鐵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爲雍王

雍於用翻

癸丑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

唐主以生日爲千春節五代會要曰帝以唐光啓元年正月十二日生旣以晉元紀年故書濬王爲唐主

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

掌翻上時

帝醉曰

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

客時人目爲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石敬瑭盡收其

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

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

唐主好與近臣夜語見上卷上

年從千容翻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

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

謂同僚呂琦曰

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

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

衆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

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

翦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

贊華契丹主阿保機長子也來降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

求翦刺見三年契丹母謂述律后也

今誠歸翦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

直十餘萬緡遺之

遺唯季翻

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

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

司宜更與張相謀之

相亮翻

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

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

言什其九省

計

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

之外據拾以供之

據居運翻

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

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

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

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尙公主何以拒

之

唐自太宗以宗室女爲公主下嫁諸蕃謂之和蕃公主其後回紇有功於中國至屈帝女以女之

因誦戎昱

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

戎昱唐人也能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

人憐之競爲歌詩以言其事

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

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

女尙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

虜庭

養士謂養兵也言其欲割養兵之財以和蕃

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

浹卽協翻

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

爲于僞翻

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

詬古候翻又許候翻

呂琦氣竭拜

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

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

治直之翻

帝怒稍解止

其拜各賜卮酒罷之

罷使出就所舍

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

親之策

復扶又翻

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疎之也

呂琦爲唐主所

親事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禁中故曰疎

吳徐知誥以其子

副都統景通爲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

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

閩主昶改元通文

立賢妃李氏爲皇后

卽李春
鶯也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

馬希皋有善政監軍裴仁

煦譖之於楚王希範

煦吁
句翻

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

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

蒙州本漢蒼梧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隨化縣唐

武德四年改爲立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爲恭州貞觀八年改爲蒙州

州東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姓蒙故也宋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

昭州屬縣

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

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

希皋懼其母華夫人

華戶
化翻

希範於全義嶺

全義嶺在桂州全義縣卽始安嶺也

謝曰希皋爲治無狀

致寇戎入境

治直
吏翻

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

削封邑灑掃披庭以贖希皋罪

灑所買翻又所賣翻
掃素早翻又素報翻

希範

曰吾久不見希皋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

治直吏翻行下孟翻省悉景翻無它言無它故也

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皋知朗

州

爲希範殺
希吳張本

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卽帝位

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間利其賞賜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賴子其有以也夫

初石敬瑭欲

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

羸倫爲翻

乞解兵柄移它鎮

兵柄謂北面馬步軍都總管之任

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暭

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

請急謂告也

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

河東事文遇曰謠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

自聖志

謠魚變翻
丁勣翻

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

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日暮耳不若先事圖之

悉先

薦翻河東事情凡在清泰朝野之人誰不知者其所以重於言重於發懼言之則發大難之端在己而無以善其後耳清泰主鬱鬱於此久矣薛文遇一言當心遂決然而不顧
奇謀定天下

先悉
薦翻

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付學士院使

草制

御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經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

辛卯以敬瑭爲天平

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

東節度使

宋審虔從唐主起於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

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

相顧失色

兩班謂文武官班

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

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

趣讀曰促天平節度治鄆州鄆音運

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

終身不除代

唐主此言當在卽位之初
敬瑭入朝遣還鎮時也

今忽有是命得非

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

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

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

觀敬瑭此言則求援

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其意耳

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

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

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

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
馬精彊若稱兵傳檄稱舉也 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
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
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古語有之
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 然卒以河東復授公卒子恤翻復扶又翻此乃天
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
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
謝可免首式又翻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
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契丹牙帳自明宗長興三年屯捺刺泊公誠能推心
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
決先是朝廷疑敬瑭先悉薦翻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
爲北京副留守寶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陰縣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祀汾陰獲寶鼎由是更名九域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爲榮河縣在河中府北一百里 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

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

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

楊彥詢爲人沉厚當以此得全接境故知其事而先奏之

按薛史稱

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

并潞二鎮

鄂王卽謂閔帝潞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爲鄂王

王許

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從益明宗之子也

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

謂敬瑭盡殺閔帝從騎獨置帝於衛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

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

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

陳讀

下同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

國節度使安審琦爲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

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

爲壕寨使

相息亮翻監古銜翻

丙午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

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副部署

爲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

張本

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旣行定

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

漢置千乘國後改樂安郡

九域志千乘縣在

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

西北八十里乘繩證翻

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

晉安鄉在晉陽城南薛史晉安寨在晉祠南

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

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

之有舊

安氏羣從與石敬瑭本皆代北人

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

元信

先悉薦翻馬邑縣屬朔州

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

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

說式芮翻

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

石敬瑭加中書令故稱爲令公長知兩翻

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

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

晉陽

帥讀日率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疆而歸弱

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

石敬瑭身爲帝婿可謂親矣宮爲中書令建節總兵專制北面可謂貴矣

況疎賤乎

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

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

歐史安重榮爲振武巡邊指揮使

帥步騎

五百奔晉陽

帥讀曰率下同

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爲寧

國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石敬瑭既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掌宿衛審

虔唐主鎮鳳翔時牙將

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

劉延皓唐主后弟

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

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明

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

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府

以臣

之以當作已

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

爲之請

爲于僞翻
餘錄歐陽史皆云延皓皇后之姪按薛史唐

人也獨廢帝實錄
云后姪今不取

考異曰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按薛史唐
延皓后之弟應州人也延朗宋州虞城

珍倣宋版印

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

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
代爲門下侍郎參政事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爲右
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調
翻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

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

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爲天雄四面
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魏博恐當作魏州
翻以張敬達充太

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爲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
李周爲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石敬瑭之子
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
民間并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

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

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

重直龍翻從才用翻

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考異曰薛史

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實錄云石諱殃男尚食使重又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同按重乂敬瑭子卽位後爲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本英

作殷今從之

并族所匿之家

庚寅楚王希範自桂

州北還

四月至桂州七月方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

應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

丁未

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張

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

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城屯衛兵也先是分

屯懷州又自懷州發赴張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

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

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

契丹

間古竟翻使疏吏翻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鎮亦不從敬瑭故遣使從間道趨契丹帳

令桑維翰草

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爲契丹入中國張本可乘也

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

喜中

今果然此天意也

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

今之疆理西越

益寧南盡交廣至于海外皆石敬瑭捐割關隘以啓之也其果天意乎

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

國赴援俟秋高馬肥而後進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爲天雄節度

使李周爲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

丹三千騎攻城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

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

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

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

爲持久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

間古覓翻使疏吏翻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

易以政翻用兵之計

攻城最下以敬瑭知遠之守又有契丹之援而敬達欲以持久制之宜其敗也

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 戊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爲東北面

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唐主使端明

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

犒苦到翻楊光遠謂琦曰

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

甲古按翻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

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

楊光遠之計狃王晏珠定州之勝欲縱之令入

而與之戰殊不知戰無常勝而驟勝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徑入唐兵一戰而敗遂爲所困矣

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

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